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九命奇冤
第二十八回 大張華筵偏是幸災樂禍 傳來警信頓教膽戰心驚

卻說勒先得了信，便飛奔到府監裡，悄悄告知貴興，貴興大喜。便叫勒先即刻動身到譚村去取十萬銀子來，另外多取二萬，作為一切零用。勒先領命，即去叫了五隻快船，叫他多添水手，限八個時辰趕到譚村，仍舊八個時辰趕回來，不論船價。船戶答應了，每船用了十五個水手，撐篙打槳，如飛而去，從未時起行，丑時已到了譚村。勒先悄悄走到凌家，敲開了門，對楊氏、潘氏說明了來意。二妻大喜，即將平日的窖藏，取了十二萬出來，等到天色微明時，叫人來運到船上，分裝了五船，卯時起行，趕到亥時，就到了肇慶，連忙僱了腳夫，運到寓所，便連夜去知照杜勤，杜勤又知照了徐鳳。次日早晨，便明目張膽的把那雪白的銀子，抬到了知府衙門裡去，連太守的黑眼珠子，看見了那堆積如山的白銀子，哪裡還顧得甚麼利害？即刻派差，齎了公事，到番禺縣去，叫他派差協傳天來到肇慶去聽審。可憐天來此時，恰好病在家裡，只得由祈富服侍著，帶病前去。到得肇慶時，連太守含含糊糊的問了兩堂。貴興等眾人，盡翻前供，連太守便把一千人犯盡行釋放，倒把天來收押起來，要辦他誣告。幸得祈富在外面打點，托人具保，天來又具了甘結，方才得脫身回去，與母親說知，彼此一場痛哭。凌氏道：「我勸你從此以後休了這個念頭吧，只當是前世的冤仇就是了！不然，倒反弄得自家吃苦。」天來道：「此刻各衙門也都告遍了，再沒有地方好告了，孩兒不休也要休了。」將息了幾天，仍舊回到省城去。從此把報仇雪恨的心，一齊放下，只代兄弟君來續娶了一房妻子，侍奉凌氏。這一天，天來有事走過雙門底地方，忽然遇見貴興，坐著一頂轎子，後頭跟著兩個小廝走過。天來故意回過臉來躲避，貴興早看見了，喝令停轎，走下來，趕上天來，一把拉住道：「老表台，莫非又要到甚麼衙門告我麼？」天來道：「告也使得，不告也使得，你休來管我！」貴興哈哈大笑道：「梁天來，我告訴你，你想告我麼？你會上天，便到玉皇大帝那裡告我；你會入地，便到閻羅天子那裡告我。你若是不會上天，又不入地，哪怕你告到皇帝那裡去，也無奈我何！我明告訴你，事情是我做出來的，只是奈何不得我的錢多。我看見你因為和我打官司，衙門費也不知用了多少，把你的家產都用窮了，我覺得實在可憐！」說罷，叫小廝拿二百文錢，擲在地下道：「把這個送給你做訟費吧！我看見你精神頹喪，恐怕你忘記了，待我打起你的精神來！」說罷，舉起手中的泥金摺疊扇，向天來頭上亂打，天來竭力掙脫。貴興洋洋得意，仍舊坐上轎子，回到三德號。

恰好爵興來到，貴興拍手哈哈大笑道：「我自從同梁天來打官司之後，用了三十多萬銀子，卻不似今日用了二百文銅錢的爽快得意！」爵興問是甚事，貴興一一說知。宗孔在旁，呵呵大笑道：「爽快爽快！」爵興道：「賢姪此舉，大不相宜，大凡為人處世，須要知彼知己，天來自從遇了此事之後，含冤未伸，他心中何曾一日放下！幸而我們門路廣通，從縣裡起，直到督撫衙門，都打通了。究竟我們越得意，他卻越冤苦。你不去撩撥他，倒也罷了，撩撥起來，他那一條死心，未免又要活動起來。再去尋出甚麼門路，豈不又要費事！」宗孔道：「哼！要這樣怕人，我們當初也不幹了！此刻孔大鵬那廝又走了，新任的兩廣總督楊大人，他未到任以前，我姪老爹便打發人到南雄去，送了一份千金重禮，還有甚怕頭呢？偏是你足智多謀的，要瞎小心！」爵興冷笑道：「就算我瞎小心！事到頭來，大家有份，到了那時，不要又往牀底下一鑽便了！」貴興道：「表叔說的不差，我們從此留心打聽著他就是了。」

當下無話。過了一個多月，喜來忽然來報道：「前天新任總督楊大人到任，梁天來在碼頭攔攔遞稟，楊大人不收他的呈子，在轎裡擲了下來。梁天來就被旁邊的戈什哈叉開去了……」宗孔拍手大笑道：「這千金之禮，送得著也！如今可免得人家瞎操心了。」貴興也說道：「可見得事前打點，最為妥當，就如一向的官司，縣官最小，卻也打發了千兩黃金。撫院雖大，然而卻用不到一萬銀子，從此之後，我可明白了這個道理了。」區爵興道：「話雖如此，卻還不能不提防……」宗孔不等說完便哈哈大笑道：「老表台，真會瞎操心！怪不得你年紀未到五十歲，頭髮已經白了！總督那裡，已經告不准了，難道你還怕他進京去御告麼！姪老爹，你快點懇求賽諸葛先生，出個法子，不然，梁天來當真進京去，在皇帝老子那裡告你一狀，皇帝老子准了，那時候非但我們躲在牀底下的逃不了，就是那能言舌辯、足智多謀的，只怕也逃走了呢。」爵興道：「唉！老表台，你何苦只管嘔我呢！」貴興道：「不必多說了，我們總是留心著提防他便是了！」當下叫過喜來，交代他在外面留心查察天來蹤跡，喜來領命而去。

有事話長，無事話短。光陰荏苒，不覺過了月餘。喜來報說：「天來病重，大約不久就死，大爺可請放心了！」貴興問道：「你這是從哪裡打聽來的？」喜來道：「小的前日在他糖行門首經過，看見許多藥渣，已是留心體察的，故意一日走過幾遭，留心看他行裡，只看不見天來。今天早起，又在那裡走過，只見那永濟堂的醫生程萬里，走了進去，我更留心等著，看他歇了好一會，那程萬里走了，卻是養福送出來的。不一會，就見他行裡一個小夥計，拿了藥方子去撮藥。小的恰好這兩天有點傷風，便心生一計，跑到程萬里醫寓裡去看病，閒閒的問到天和糖行做甚麼事。他說給那行裡的東家梁天來看病。我問他是什麼病，他說是憂鬱太過，變了怔忡之症，有九分治不好的了，所以特來報與大爺知道。」

貴興聽了大喜，說他會幹事，賞了他二兩銀子，便叫去請區爵興來議事。不一會爵興到了，貴興告知前事。爵興道：「但願他果然病了，雖然不能就死，我們也可以暫時放心。不瞞賢姪說，自從賢姪在雙門底辱了梁天來之後，我著實擔心呢。」貴興道：「此刻他病了，據說有九分不得好，死了固然乾淨，即不然，病他一年半，就讓他好了，也虧耗極了，還怕他什麼？我們且回到譚村去樂他幾天，不要再住在這省城了。」說罷，便約了爵興，一同僱了船，回譚村去。

原來貴興自從在肇慶府翻案釋放之後，一向住在省城醫治刑傷。等醫好了，又戀著珠江風月，並未回過譚村。此時回到家來，只覺得裕耕堂上，蛛網塵封，不免也有些傷感。當即叫人掃掃起來，重新陳設一番，東西書房，也都收拾停當。便同爵興兩個飲酒解悶。

卻是宗孔也在省城醫好刑傷。先就回家去了，此時聞得貴興回來，連忙便去探望。入得門來，先就大呼小叫，一疊連聲的「姪老爺」叫個不止。原來貴興自從翻案回來之後，因為一班黨羽，都受盡刑罰，大家都是死裡逃生，提出了大大的一筆銀子，分散各人，作為酬謝。宗孔便得了三千銀子，貴興又格外指給他一所房子，幾畝田地，因此宗孔平白地便變了個素封之家。那一片感激的心腸，他自己也說不出，恨不能夠把貴興叫了「老子」才好，所以那狐媚巴結較前又添了幾倍。當下他一逕走到書房道：「姪老爹，幾時回來的？我一點也不曾知道，我來請你的萬福金安呢。呀！區老表台也來了，你們吃酒快活呀！喜來端把椅子過來，我也陪著喝一杯。」貴興道：「叔父來得正好，就此喝一杯吧。我們翻過案來之後，還沒有慶賀呢！」宗孔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！姪老爹幾時請客呢？」貴興道：「好教叔父得知，梁天來那廝病的了不得，大約有九分要死的了！」說罷，又把喜來的話告訴他一番。宗孔拍手道：「這更應該慶賀了！我明天親自到省城走一遭，把眾人一齊約了來。這裡裕耕堂，許久不曾熱鬧了，也好叫他熱鬧熱鬧。一來是我們自己慶賀，二來也慶賀天來的病。」說罷，舉起酒杯來，連喝了幾杯，便起身告辭道：「我近來有點窮忙，先去辦妥了，明日好到省城去，代姪老爹請客。」說罷，辭了出來，自去辦他的事。

到了次日一早，他果然到省城去了，將那一班狐朋狗黨，一一約齊，陸續都到譚村而來。這一日，裕耕堂中，又是高朋滿座了。貴興不免又是肥魚大肉的供養起來，歡呼暢飲。敘了三天，這一天格外的山珍海錯，窮奢極侈，作為慶賀筵席。眾強徒只不過狼吞虎咽，笑語喧囂。惟有宗孔樂得手舞足蹈，那一種興高彩烈的光景，實在形容他不出來。從日落西山起，直吃到二鼓將盡。正商量洗盞更酌，忽聽得門外一聲大叫：「禍事臨頭！你們還在這裡尋樂麼？」這一聲叫不打緊，卻把眾人的酒都嚇醒了。

不知到底是什麼禍事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